

初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
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
共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
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
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
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自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謫見深自抑損行人
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不誇已造大縱
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
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斤松為標

貶之過矣然於仁則無損崇猶為隕稱之過矣然於猶則
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
臣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自期也然人謂我曰伊尹
也周公也則歉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歟歟然而辭
者其心未為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
尹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已耶
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古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
欲之敗耶一夫不獲果如已納之溝耶厥后未為堯舜心
果愧北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
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
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放度量而天下大
已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

矣以周公况已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爲
輔弼大臣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
天下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
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
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
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
君亦刻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
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
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超出百王之
表可爲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非
之而興皇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世得三十卜年得八
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竒
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
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
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攷其行望蓋儒流之英
傑也何乃蔽於讖文字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子陽
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
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讖
何爲哉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
詔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

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之詞
待龍圖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頒詔諭非器述
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長者哉

功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
並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鬪自名者既偃
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
祭遵皆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人論乃一切待
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
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
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
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六所治不得班焉反以百

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
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者莽制也而
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
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為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
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
坐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
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
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

之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
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

之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矣盛多
八九條者亦深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定
女行對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來歙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
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以爭行也歙為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授尚書
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汙行莫重一竊賄國法莫
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為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
終不赦歙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
問所欲言良曰妻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可良薨帝追思

良乃貫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而恐上
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斷矣曷若初以
曉主不為輕諾之無憾乎孔子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
怨光監之故拒叔父良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
以殺入非昭平君殺傅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
真木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
才故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

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

道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
必成之勢行卑陳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
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
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
失行下飾詐偽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
司祿督祭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為戒
帝皆以消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
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泚其過無過不及以趨
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王郎僭號芳
步躑躅隴蜀不實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也
幾希夫過剛則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垂

拱仰成無所可否則違其意鼠勉順從或為宴樂聲色
玩好所移而不復省察或為強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
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
之事尚謂吾君恭己撝謙為未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
陳元獻替之忠矣

長沙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
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
第當為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宣於太廟成哀平
於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付

二七 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宣宗明
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

真沙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
第當為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
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
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
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更哀朝
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
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
恩之譖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
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
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郭后既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東海王陽嘉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宗執謙

退重父違之其心彊為東海王陽嘉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
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
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
則如我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
才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對亦婦人
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
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
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也
不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嘉之子
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哀不與
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筆一少實
之以財終不為言世以是稱其忠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者然之
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為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
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欺為邪為盜為亂時所鄙弃鬼
瑣恣惟者莫不得愛而富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為
賢為曰為忠為直眾所推稱傑特英發者莫不取憎而貧
賤僂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心善人惡人用言
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矣嗚呼陰
興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曰郭一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為司徒固辭天

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興非官傳所當知以事君之義
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又况母愛則子
抱棄傾則如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
即不以仕與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不肯復肯也稱
疾去官不以三公及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
負于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

上合

長者之言命書之

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為
則人在而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必有水
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

曰仙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若人
以馬拔請討之帝怒其老未許接破甲上馬以鞍顧
可用帝遂遣之

告進退當於我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以
論之位不稱才庸財不豐忘光武非庸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
外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
塞漢乎交趾劬勞執掌亦既勤止固非口祿素餐無報効者
然年齒衰暮旅力既倦則可以乞身于口口老而去馬革
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
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
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 笑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保也與然

松實固善會有一保為 淳薄亂羣惑眾馬援萬里還書以
誠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偽貶亂諸夏帝責松固二
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
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 策進營壺頭賊
垂高守 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加劄歸罪於援奏
變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
構之上大怒追收援印綬援妻孥懼不敢以喪還

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 也而使之乘驛責援

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拔請營 也

以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策尋復聽劄 攻失

之之言又 松口帝 日料敵制勝明見萬 之外

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

份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改制取不_二三頃無為山陵改地裁令流_一而已
之後與丘壟同

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
益死不可免故也或欲益生_一死所以亂於禮也漢
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
可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
初作_一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
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上問誰可傳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非善即拜佚為太傅栢榮為少傅
張佚之對述_一廣_一之_一年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

矣而陰識自_一畧_一也_一此賢是用不以親廢參置眾正豈不
尤善栢榮蓋_一受_一節_一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
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
陳其印綬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_一古力也嗚呼明
經而_一青紫_一替_一古而得印綬自_一西漢_一名_一何_一已_一為此言聖門
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_一之後會命_一宗乃召梁
按識文言九世當_一禪_一凡_一三_一事於是東廵晨燎祭

壇北_一尚書_一奉_一玉牒_一檢_一天子_一以_一寸_一二分_一璽_一封_一之

示_一地_一梁陰_一名_一后_一肥_一以_一川_一羣_一臣_一從_一如_一始_一中

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甚於鬼神之神幽明
之者莫矣所以勿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必
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
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燔而失之者也詩書
紀述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
謂以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為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
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始有天下故
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
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
不經見審有之事于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昭宣皆身致太矣得闕而弗誦故前世論登封者莫

善於許懋惜乎世和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
得聞也且世和身自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
其心浸滿是以告功自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
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安識文九世當封
不則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之哀平三君二
失也王莽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乎永年三失也前年拒
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欲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

民怨未除纔後兩即已難四失也勅地郡縣有

三 美者必斃令也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

五失也奉太后配地祇夫幾黜降廟主歸

元終身不可改而又以之此七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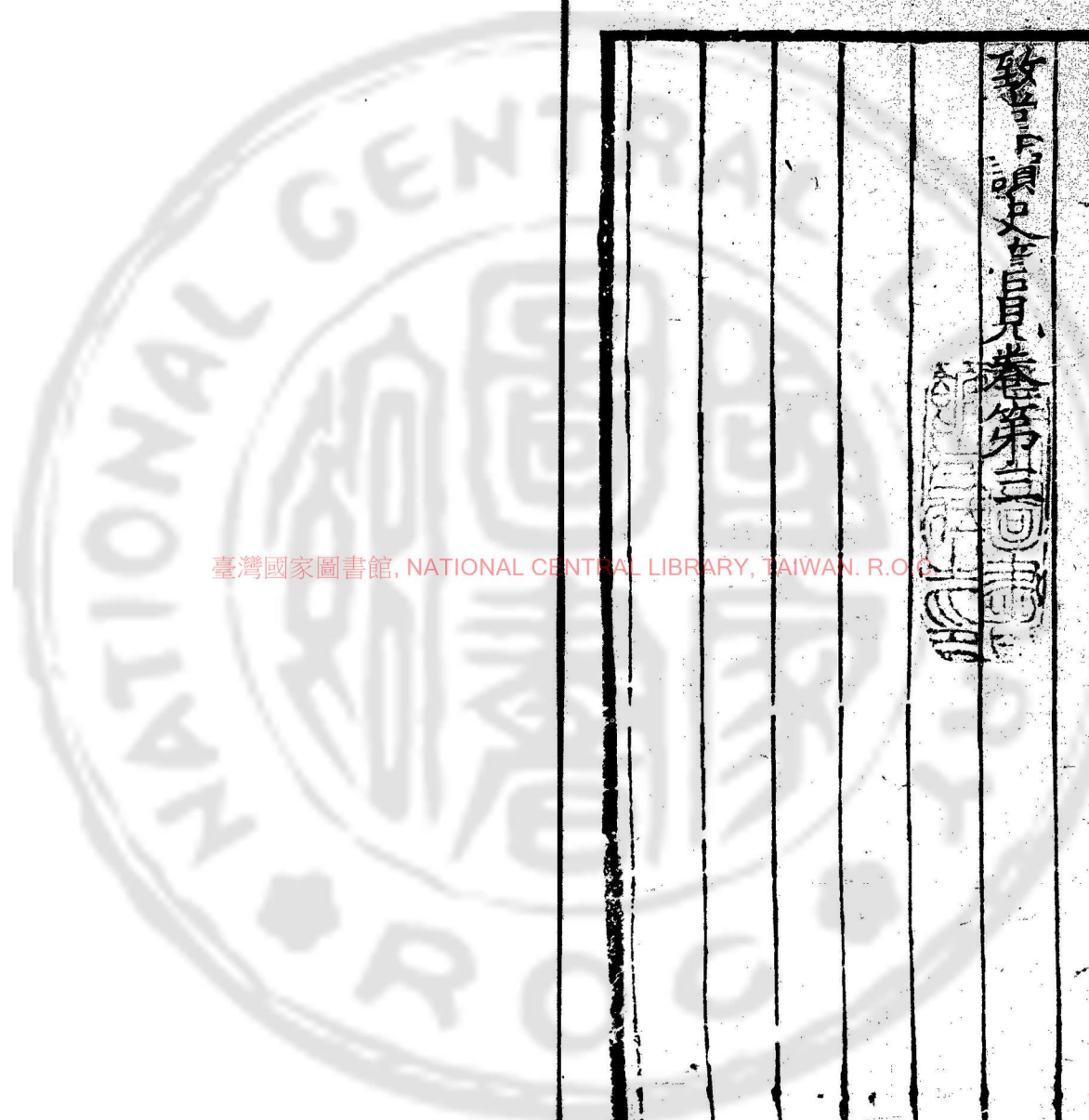
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世和智出

是也或曰何以逆姓王檢之為也元年曰
元元不知之也曰景帝帝然景帝復後元
為其不以終言為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
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
後與之詔即已大夫蒯徹心無常詎不然哉夫
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始矣不可又
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地之元謂始
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不識元則不能體仁猶
曰始仁初仁中仁後仁則可乎不能體仁則於長人之道
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識文用以矣疑百譴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
為本無恠誕也聖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况後世

淺儒乎今巧慧小才之增益圖書稱識記以欺惑人主
可不遠哉帝大驚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乃解
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不之一介交際之
言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無與天道也謂
七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
皆智巧偽設土苴糠粃之迹而性與天道者杳冥無預
也人學此豈王經所孔子孟所韓愈謂軻外不得其

相譚以此曉山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
惟走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當聖
徒抑其六也
君子之世虛偽之徒要山取資而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卷第三

卷第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卷之二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巳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益陳
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聽

憲宗不知帝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其端而己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
拳心勿失者也己既不得學刀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祚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今十五年之久豈不
為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喪柩方在殯已與羣
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駉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其穆敬之類歟是善為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為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于薰陶涵養而已
矣一日之間邊界士大夫之時多親閤寺嬪御之時少則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善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天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
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道
既踈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祗慄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
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
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
同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此其鮮矣夫僕臣正厥后
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且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
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覽古今一天此持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
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
之方而勢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方幼習
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
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惑不能入也為之不
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不可得已蓋人心之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况紅冲之尊乎廢閑邪拂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也國事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言也

上性夜奉太后尤為華非

君子不以天下小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戒度則非所以為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戲上木之奉多恩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為能養自可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為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為貴也使其有之六載於書者既以天下養矣身為聖人可謂弗辱矣然不於茲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為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曰此非臣等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怡淫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為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為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五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為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者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為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據已見論國事直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冢孰重郭汾陽不怨父家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惡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於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寬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為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仇乃以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而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為侈靡弘正釐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知之

天下所共引之者財也己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志非己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官官為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
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子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
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有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
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非惡人亦安肯日盡哉仲孺
所言知其一矣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
緜此四人堯月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
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
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知之何用當其才不
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
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

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者
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
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上國三卿次國二卿小
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
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
桑矣孝弟之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
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
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
弛張之道既許以逃可八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將
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餼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為功不勝則歸罪主刑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符望烏重胤李光顏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之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慮無遺策舉無不中夫挾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言者而亦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建監軍而已焉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我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之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留守東都

元稹之以詩名其名出曰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為也於諷諷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笑刺則可以觀其達正若無識則六言皆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為人於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勲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公其所以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為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臺宗用六故以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

故以天下厭兵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為人所愚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治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傳于方說元稹是客說王庭湊使出牛下皇初賂吏兵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臯等鞠之皆無驗而二刺俱罷然則何說也稹為宰相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致其罷宜矣而併及裴度則以主稹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好

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

年不遷以為守逢言引僧孺為相以排已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隸得簞食且羹則生不得則死然牛李之鬪闐間竟不可得豈非命哉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往往為之其為之也或人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族燹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為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與波李宗閔牛尚孺從濟交以排擯已是則人為也而其所以然則臧矣奈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為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長說有去宰相時來則為之今以不速而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為儲實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卒繼上章言之上未信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敗紳司馬百官請中書賀逢吉猶以罪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裝度李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上乃嗟嘆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為人臣而動搖果官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字然後致刑今建鑿空上詞何貴堅熒惑於內羣臣攻擊於外加李紳之辟若非其處厚力為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以建德為己力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裝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紳有搖動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公之也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紳既敗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為逢吉黨獨處厚一人
忠於敬宗姦臣陷室忠良擅作威福文此而君不悟危室
自是日益平矣

蘇玄明與準二兄善謀作亂匿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
門易服揮兵大呼趨禁庭二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
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闔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足焉
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府之亦無以為辭矣赦其死為
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孰專昵官官其思至
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夫豈
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游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臣不死諫以陞
下位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言彼彼也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
于色耽于酒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
諫矣曰君有子長矣姪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不
然安適逸樂之可為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旋不為是
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
年不遐陛下富於春秋血木之萬一致疾隆宗在什
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鄂岑崔發聞五坊人歐丁姓發心合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擊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乃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怒然曰女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顧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然官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臣諷諷而宥李漢贇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衣之儀而答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用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者而罷一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佾敝化奢麗以蕩陵德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伊州中子從諫為悟遺衣求知勿用後李絳以為從諫木當由兵眾必不盡附今且速除一帥令李程其質賜銀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也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由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開元和中興之業然亦有未測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既以田興為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吐蕃豈事幾應接當如是
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亦優給乃有斬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李逢吉罷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言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眾敬宗卒能
辨察誣謗乃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美矣然敬宗狎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弑行也
曰帝之習為不義自在東宮為日已久血氣未定當
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溺者鮮矣度固忠賢若伊尹教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六知學以反之則無
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其美年十有八正
講明道義增進德慧之好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實之左
右使得以二正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各沃既博學之
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邪之別是
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
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
效於草莠望治於頽毛不亦妄乎曰此伊尹周公之所
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士出於人心者曰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子
師學之為王者事也世無明一真猶得以善世之道私
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
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正道
為重也

鹽鐵使王增曰朝力圖之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
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章二賢當國
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准為常事故歟進奉
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章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政而
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心
多矣豈非裴章之責耶

上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章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
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章之所避也一日闈寺
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
無不達三曰可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
宗二則譽臣三則力詆官寺此裴章所以拒之而不
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十二公累朝進德蓋以東國
取賢斥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蕡
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乃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
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時事及代宗失咨訪厥中公議既
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

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
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之一增北司之氣其失豈
小也哉贊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
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章請之不
詳思之不預也

上性儉系聽則之反惟以書畫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
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戶
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心哉文宗率其素稟
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興起治道無疑矣而曰夕承弼之
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
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言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本絳
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麻麥
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悉已以賜薄激之衆怒
大譟府絳方宴飲不為備遂為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
造為節度使造凡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
李深之嘗言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
穆與敬猶為僕身且與王播共校儀注至宗子逢吉拜遂
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
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味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
及用罷而遣之亦宜宜賜而詔以麻麥則忽撫接之宜矣
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絳之禍
楊叔元所為溫造既訖誅戮亂生并叔元穢之具以事
聞雖得賤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本濫及舍楊叔元則為失
刑無乃亦懼畏比司故耶是世為義不終謂之姑昏乎已
者則可耳

士與翰林學士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為
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甫
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鞫之大臣多上請付外覈實注等
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重未有
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為裴度韋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
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作耶曰
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眾朝廷治政事
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
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
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甲莩莩之為踈也馬存亮無
寵於敬宗已一宋之變衛社稷取勤今又佐信申錫免其屠
害逮事所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與謀者矣
王璠懷姦故為不密以祈有公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
孽不可追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為相李德裕曰且不能京兆尹杜棕說
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

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悰詣德裕德裕曰公何
為訪此寂寥悰以大夫之命告德裕德裕喜泣下曰此大門
官小子河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既壁言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輾轉之狀壁
如騏驥有蹶失口無為蹇之質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
輔自許人亦以定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此凡庸龜璜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
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造為此語以陋文鏡而史家下
別乃撥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之心然於牛李二人
則備有左右故悰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鏡為人之大
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輕之歸而益驕

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言之政
彼疆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豈
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禡禡與其
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
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
心必失之也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
亦可謂不吝擇材矣為上之望也我則慕其義為上之
亂也我則變為驕悍已無執節者因於人是以盜賊自居
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為其徒聞其名耳使其真
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節哉及為首者貴於其知
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以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一統一策為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

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

其次第遠矣若走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於三百七十四

府為自治之計則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元亦不專恃此

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古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選言間闔彫弊上漢三

吾無術以救之敢亭虛名乎表四上章不受

人君而不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為

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為說諂主

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夫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取也則不受尊號

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

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

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北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冰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

衛公功名心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加欲為宰相不

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素懷必步

入存物欲兩不得他將有偷公苟得之行誰能傾軋之計

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之類也使之使文使

知道循義於以處與廢進退亦不無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從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清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凶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民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六乃為不卒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暗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為弒憲宗者也然事狀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官豎亦無由起怨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公非為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唐宗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言父者也裴度在內當孫訓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口今乃昧於辭受之為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凶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允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

王涯等挾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人狀呈上上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曰是准于書乎曰是也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斫其首來遂以訓引王涯等罪狀言邪行餘舒元興李孝本斬王獨柳之下注其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恤又順左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鼠可也仇士良以謀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禁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亟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憾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緊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承而不知剛平

工與宰相論言覃曰詩之二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為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為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為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纒易一二言

如膠木蠶斯桃天菜苦之類以為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觀夫堂與也末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而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體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象蔡古詩人為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為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察其極始亦操唐世乃立公科日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堪敗人才之甚歟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歸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